

台

學

統

台學統卷五十三

黃巖王 榮輯

吳興劉承幹校

經濟之學九

襄愍曾石塘先生銑

明史列傳曾銑字子重江都人

按黃巖人江都籍

自爲諸生以

才自豪嘉靖八年成進士授長樂知縣徵爲御史巡按遼東遼陽兵變執辱都御史呂經銑時按金復急檄副總兵李鑑罷經苛急事爲亂軍乞赦經罷趨廣寧悍卒于蠻兒等復執辱經其月撫順卒亦縛指揮劉雄父子會朝廷遣侍郎林庭楫往勘亂卒懼遼陽倡首者趙剿

兒潛詣廣寧與蠻兒合謀欲俟鎮城官拜表集眾亂爲  
總兵官劉淮所覺計不行復結死囚欲俟庭梟至閉城  
門爲變而銃已刺得二城及撫順爲惡者姓名密授諸  
將剿兒等數十人同日捕獲銃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  
變處之過輕羣小謂辱命臣殺主帥罪不過此遂相率  
爲亂今首惡宜急誅乃召還庭梟命銃勘實悉斬諸首  
罪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銃大理寺丞遷右僉都御史  
巡撫山東俺荅數入內地銃請築臨清外城工畢進副  
都御史居三年改撫山西經歲寇不犯邊朝廷以爲功  
進兵部侍郎巡撫如故二十五年夏以原官總督陝西  
三邊軍務寇十萬餘騎由寧塞營入大掠延安慶陽境

銑率兵數千駐塞門而遣前參將李珍搗寇巢於馬梁山陰斬首百餘級寇聞之始遁捷奏資銀幣旣而寇屢入游擊高極死焉副總兵蕭漢敗績銑疏諸將罪治如律時套寇牧近塞零騎往來居民不敢樵採銑方築塞慮爲所擾乃選銳卒擊之寇稍北閒以輕騎入掠銑復率諸軍驅之遠徙參將李珍及韓欽功爲多詔增銑俸一級賜銀幣有加銑素喜功名又感帝知遇益圖所報稱念寇居河套久爲中國患上疏曰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幾輔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

之臣曾無有以收復爲陛下言者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夫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稟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攜五十日餉水陸交進直搗其巢材官騶發礮火雷激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遂條入議以進是時銳與延寧撫臣欲西自定邊營東至黃甫川一千五百里築邊牆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三年畢功疏並下兵部部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

詔報曰賊據套爲中國患久矣朕宵旰念之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倡恢復議甚壯其令銑與諸鎮臣悉心上方略予修邊費二十萬銑乃益銳而諸巡撫延綏張問行陝西謝蘭寧夏王邦瑞及巡按御史盛唐以爲難久不會奏銑怒疏請於帝帝爲責讓諸巡撫會問行已罷楊守謙代之意與銑同銑遂合諸臣條上方略十八事已又獻營陣八圖並優旨下廷議廷臣見上意向銑一如銑言帝忽出手詔諭輔臣曰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初銑建議時輔臣夏言欲倚以成大功主之甚力及是大駭請帝自裁斷帝命刊手詔徧給與議諸臣時嚴嵩

方與言有隙欲因以傾言乃極言套必不可復陰詆言  
故引罪乞罷以激帝怒旋復顯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  
皆不預聞兵部尙書王以旂會廷臣覆奏遂盡反前說  
言套不可復帝乃遣官逮銑出以旂代之責科道官不  
言悉杖於廷停俸四月帝雖怒銑然無意殺之也咸寧  
侯仇鸞鎮甘肅時以阻撓爲銑所劾逮問嵩故雅親鸞  
知銑所善同邑蘇綱者言繼妻父綱與銑言嘗交關傳  
語乃代鸞獄中草疏誣銑掩敗不奏剋軍餉鉅萬遣子  
涇屬所親蘇綱賂當途其言絕無左驗而帝深入其說  
立下涇綱詔獄給事中齊譽等見帝怒銑甚請早正刑  
章帝責譽黨奸避事鐫級調外任及銑至法司比擬邊

帥失陷城砦者律帝必欲依正條當銑交結近侍律斬  
妻子流二千里卽日行刑銑卽死言亦坐斬而驚出獄  
銑有膽略長於用兵歲除夜猝命諸將出時塞上無警  
諸將方置酒不欲行賂鈴卒求緩於銑妾銑斬鈴卒以  
徇諸將不得已丙夜被甲行果遇寇擊敗之翌日入賀  
畢前請故銑笑曰見烏鵲非時噪故知之耳皆大服銑  
廉旣歿家無餘貲隆慶初給事中辛自修御史王好問  
訟銑志在立功身罹重辟識與不識痛悼至今詔贈兵  
部尙書諡襄愍萬厯中從御史周磐請建祠陝西李珍  
者故坐事失官銑從徒中錄用復積戰功至參將銑旣  
被誣詔遣給事中田价等往覈因并劾珍與指揮田世



威郭震爲銑爪牙下之詔獄連及巡撫謝蘭張問行御史盛唐副總兵李錡等皆斥罰勒漶綱贓卹陣亡軍及居民被難者銑嘗檄府衛銀三萬兩製車仗亦責償於漶且酷刑拷珍令其實剋餉行賂事幾死卒不承漶用是免珍竟論死世威震謫戍其後俺荅歲入寇帝卒不悟輒曰此銑欲開邊故行報復耳

黃巖縣志曾銑字子重號石塘世居倉頭街曾家巷父賈而貧與江都商者善銑年十二丰神俊異命題卽能警對商謂其父曰此子後必大貴商將別去其父憊甚遂以銑託商攜至江都延師督課弱冠登嘉靖己丑進士授長樂知縣召爲御史巡按遼東遼陽兵亂執辱都

御史呂經銑時按金復急檄副總兵李鑑罷經苛急事  
爲亂軍請赦上得奏喜曰眞御史也時廣寧于蠻兒撫  
順悍卒並亂遼陽倡首趙剏兒與之合謀銑簡任韓永  
寧等指授方略三城倡禍者同日就縛銑悉斬諸首惡  
全遼大定陞大理寺丞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二十  
一年敵吉囊突入十八盤欲襲臨清銑奏築新城以阻  
之進副都御史二十四年調撫山西大修邊牆添製火  
器敵攻浮圖峪率兵平刑以堵西突敵入鶉鴿峪直趨  
廣寧以防北衝敵不近邊者二年朝廷以爲功進兵部  
侍郎明年敵入陝西三邊總督難其人上以屬銑時敵  
十萬騎由寧塞營突入大掠延安慶陽境銑命中軍參

將李珍率勁卒搗寇巢於馬梁山陰斬首百餘級復親督將士晝夜由新安邊外直趨定邊敵遂遁旣而寇屢入游擊高極死焉副總兵蕭漢敗績銑疏諸將罪治如律時套寇牧近塞居民不敢樵採銑方築塞乃選銳卒擊之寇北閒以輕騎入掠銑復率諸軍驅之遠徙詔增俸一級賜銀幣有加銑素喜功名又感帝知遇益圖報稱念河套爲中國要害地乃上疏請復之條八議以進上壯其議令求長策予修邊費二十萬延綏巡撫楊守謙意與銑同遂合諸臣條上方略十八事晝夜講求復套策演成行師機宜列爲八圖次第其說上之於是領兵入套斬獲千計敵多移營渡河時仇鸞爲總兵騎恣

銑劾其違法詔械繫鸞會嚴嵩父子方謀傾夏言鸞因重賄世蕃并構銑於是嚴嵩極論套不可復謂銑開邊釁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上命廷臣集議吏部聞淵禮部費采都御史屠喬覆奏謂言輕信曾銑罪不容追命奪言師傅逮銑詣京質訊嵩復代仇鸞獄中草疏訐銑罪誣以掩敗不奏剋軍餉鉅萬遣子淳屬所親蘇綱賂當途其言絕無左驗而帝深入其說及銑至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比失陷城池例論斬帝必欲依正條當銑結交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卽日行刑言亦坐斬而鸞出獄銑有膽略長於用兵除夕猝命諸將出塞果遇寇敗之旣殂家無餘貲妻子狼狽天下冤之隆

慶初復官兵部侍郎副都御史贈尚書諡襄愍賜祭葬

萬厯中從御史周磐請建祠陝西

按銑雖家揚而登科錄及諡類鈔俱云浙

江黃巖人有節制三陟坊建於邑之倉頭街今圯

送大中丞石塘曾公巡撫山東序

臨海秦鳴夏三台文獻

今天子銳意治平以名實責吏治尤亟重撫臣之選卽其人非資望兼隆雖廷推置弗錄是歲七月山東巡撫都御史員缺僉議其所宜代莫如今大理丞石塘曾公以名上上可之翌日有諫議者奮而言曰夫地有險夷才有利鈍方今西北戒嚴保釐爲急才如曾某不使之撫大同撫山東哉乃疏請易置爲便上若曰咈哉有成命矣於是曾子豸冠白簡陞辭受敕且行或問於秦子

曰主上知曾公邪曰奚不知也夫都御史者八座之要  
風紀之首激揚之重任也公以進士起家僅餘十年迺  
能奉璽書乘繡幃代天子出而巡岳省方雖才且賢非  
受簡知曷克臻此迺公昔以名御史按節遼左恩懷威  
懾不動聲色而已三城之變主上嘉迺不績擢貳廷尉  
越今而有茲命蓋其所受知者素矣曰然則以公撫大  
同顧不可邪曰竊聞之程能絜才因人授任謀國之大  
端也審時度勢敦本持末制變之微權也國家重熙累  
洽民不知兵北虜乘機竊發寇我疆場蓋治極而盡無  
足怪者我皇上英明神武廟謨如見此不過一指顧閒  
邊徼可傳檄而定矣顧今畿輔諸郡災眚頻仍江淮徐

沛之閒民窮賦急嗷嗷然若不可生者慮者以爲山東  
近連幽薊遠帶淮徐使不得其人以保障之卽今蜂屯  
蟻集內搖外應其緩急之勢視諸緣邊未易以軒輊言  
者是知天子之所以任公與公之所以自任斯其制變  
之微權哉不然若公之忠誠天植蹇蹇匪躬上雖不之  
命固宜抗疏請往以身徇國奚俟用言者議而後徐爲  
之圖邪雖然險夷不遷者王臣之節也出入均勞者聖  
主之仁也是故畢公以父師之貴保釐東土衛武以列  
國諸侯爰命入相惟公薦膺簡命厯試諸艱其於股肱  
心膂之寄有辭之而不可得者山之東豈久居公哉公  
吾浙黃巖人也浙大夫士謀所以贈公者屬言於鳴夏

顧惟淺劣不足以知公姑述其所嘗語或人者如此  
遺書

戡定三城錄

見三續百川學海按三城者遼陽廣寧撫順也

曾襄敏奏議二卷

見千頃堂書目焦氏經籍志

復套議二卷

千頃堂書目作復河套議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嘉靖二十五年銑建議欲西自定邊  
營東至黃甫川千五百里築邊牆以禦剽掠並以河  
套諸部久爲中國患因上疏請復其地條入議以進  
嗣又與諸撫鎮條上方略十八事此卽其前後疏藁  
是時夏言主銑議後卒以此爲嚴嵩所搆言及銑併  
棄市王肯堂鬱岡齋筆塵云徐階門客呂生者殺人



亡命河套中三年盡得其山川之險易城堡之虛實  
因悉繪爲圖謂其地不難於攻而難於守於是併條  
畫守禦之策若干條挾以說總督曾銑銑聞而深信  
之遂以白夏言云云則銑諸奏皆據呂生目睹之說  
也

遺文

請復河套疏

嘉靖二十五年 明臣奏議

臣惟皇上聰明聖智法古憲天禮樂文章一新昭代之  
制文事武備殆曠世所莫及者是宜舞干羽于兩階內  
治修而遠人服顧邊隅告警敵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  
入逼榆林內地傷殘遠邇驚懼夫敵人雖眾不過漢一

大縣而猖獗乃爾豈國家之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  
或未得其要歟臣竊計之蓋我失其險敵得所據巢穴  
既固驅除遂難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  
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  
而不知抽薪外患不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  
代以來悉隸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  
獫狁于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築  
城繕塞因河爲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略唐初朔方軍  
以河爲境嗣是張仁愿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  
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警歲省費億計至  
宋李繼遷叛走斤澤進陷靈肅河套復爲敵有卒不能

制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創建大業成祖文皇帝威加海內逐北追亡敵眾救死不暇而又敢望河套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套內寧謐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而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敵勢未大猶有諉也失此不爲宏治八年敵編筏渡河剽劫官軍牧馬十二年擁眾大入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逮至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使敵人濟農得以據爲巢穴禍根旣種竊發無時出套則逼宣大三關入套則擾延寧甘固生民荼毒全陝困敝已極此撥亂之功天將有意於皇上也夫河套自三代以迄

於今世所固守以界中外又我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自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俾得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蓋強敵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我皇上德邁三王功光列聖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圉凡所以攘卻外患以保安兆民者天心實鑒祐之而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爲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國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短者繼踵而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況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曰姑待來年便已遷

延不振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  
以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  
擊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焉者  
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尙以爲  
不與此賊共戴天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足  
備又非但裴度之比可使強敵猖肆蒼生阽危一至此  
哉夫豳豕之牙爲力尙易猛虎負嵎則有莫之敢撓者  
其勢則然也故敢冒昧卽以短見上塵睿覽伏祈敕部  
會集廷臣詳議可否如蒙采納速賜施行蓋選將材除  
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修舉則臨  
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牆方議修築今臣輒有

復套之議會極要歸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爲數十年之謀也敵在套中生長日盛病根尙在爲患無期不防則爲無備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敵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泛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揚威武驅除外患臨河作障天險爲池皇靈旣昭敵膽應裂狼顧脅息雖數百年不敢輕肆侵軼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爲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聖子神孫之永圖也今神聖在上英俊在旁時所當乘機不可昧謹復套數事伏惟皇上裁擇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一曰定廟謨陛下德配天地明竝日月駕三代而撫四夷非漢唐所能彷彿者此正大有爲之時也而闕外之

臣乃不能奮揚威武迅埽強梁以嚴中外之限繼春秋之志者臣竊恥之夫河套者敵之巢穴生民之禍本也禍本不除則延袤二千餘里卒無寧居守禦單弱芻糧莫繼歲掠之民往往爲其先驅畏敵之實當作截所向無前將來生聚日繁貪噬日恣南侵之禍深有可慮趙充國屯湟中漢宣帝主之於始而魏相卒成其終淮蔡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贊襄者裴度也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伏願聖明先定此志命廷臣詳議以爲長治久安之計恭行天討以除暴亂以清朔漠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憚博選謀猷忠勇之臣付以閩外專征之任惟求底定不急近功

則國是定而神人協從將見救民於水火之中傳祚於磐石之固則我皇上文教旣崇武功亦競商之高宗周之成康豈足以比倫也耶

三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節目之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綱紀旣立則戎事可興矣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裹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敵驅之出境卽緣河修築城垣戒守此一說也臣以爲此謀雖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眾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



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敵敵未膽落卽興板築師徒  
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爲憫生民之陷溺而與之除暴  
爰整雄師張皇義旅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敵  
勢必折俟其遠遯然後距河爲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  
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旣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  
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守巡兵備道以理之凡江  
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煙瘴充軍者皆定發於衛  
所凡該口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豫爲  
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後弊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  
俾之歲耕一頃閒一頃是爲閒田以養地力其沿邊軍  
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爲

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  
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倣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  
民易於稼穡敵騎難以馳驅夫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  
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  
爲禦敵之計民不告勞農不苦廢行之既久則河湟之  
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略也乞敕部豫爲經理  
三年之後以時而行有未盡者容臣次第敷奏雖然屢  
年邊事廢弛將士怯懦整頓實難須及時飭治來年四  
月先將近患剿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膽力漸雄然後  
昭聖明無外之度闡皇上救民之仁檄示套中以開來  
降之路以歸被擄之民與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

以動豫在師中吉矣

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爲之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知機之謂也得其機乘之勢算在我何往不濟敵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駐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十數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敵之時勢我軍不得而預之也及其入套河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駐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橐漸至羸瘠比及春深敵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攢槽牧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敵不得而預之也今之禦邊者敵弱不乘因仍怠怯敵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

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之閒水陸並進直抵賊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礮發矢道同的礮火激烈電激雷轟敵縱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宣大山西總督鎮撫諸臣調度各鎮兵馬嚴加提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駐牧之強敵敵倘敗亡必將逾河逃遁厲兵秣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而歸守我分地秋高之時敵如復讎而來我軍據險以守沉得勝之兵勇氣自倍不待臨牆可使撻伐如是三年敵勢自衰將遠遁之不暇而又敢據

我河套也耶至是則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爲險修築墩  
隍一如榆林守邊之議且講求屯政建置衛所處分戍  
卒填實邊民牆塹旣固耕穫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  
寧夏之河防亦寬而內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不然敵  
之強也來不能禦敵之弱也去不能征機事大失公私  
俱困臣不知其所終也

四曰選將材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能否勇怯所係非輕  
如馬永之於遼左梁震之守雲中至今稱勇以其能善  
戰料敵不負專閫也今三邊之將謀猷勁悍未可謂無  
其人而因循懦弱習於不振一遇警發遂觀望退縮遠  
爲自守曾未有出一死力爲士卒先者臣到地方親臨

戰陣與之其事已得其概矣蓋總副參游等官爵位漸高志欲漸漸保身之念重故報國之意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此所以有敗而無勝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邊之廣豈謂無人但往日以資格待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故英雄豪傑之徒往往雜於卒伍雖有美才不獲自見夫爵賞等級所以待庸品而非常之材要不可以常調拘之韓信拔於行伍陳平起於亡命感遇思奮遂建奇功欲爲恢復之圖必須大破常格各鎮將領除中材堪以策勵者照舊任事外凡有庸流別議任用乃自指揮千百戶以至總小旗夜不收等人員及屢年各處廢棄謫戍將領中間果有智勇超羣謀猷出眾

者許中外臣工不限地方各舉所知疏名上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功其材可將千人者卽以爲千人之長可將萬人者卽以爲萬人之長或假以署銜使得統馭軍士展布四體將兵出塞果能摧鋒破敵聽臣等覈實奏請卽與實授或不次超擢以旌異材彼沈抑之久幸而獲伸感恩之念重則保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克敵之心勝埽清朔漠以恢大業可坐而待矣然此特就復套而言不爲常例如循常守舊無所樹立者令各復還職役其有畏怯逗遛玩愒失事者黜罰自有明典夫復何言如此厚賞以酬有功明罰以懲不恪爲將者亦將爭自洗濯嫌於見棄而武功日競矣

五曰任賢能夫行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材而後可與建非常之業兵馬錢糧百需靡易況興師於數百里之遠以驅數十年盤據之敵以拯數百萬生靈之禍非得練達忠勇好謀善斷之臣授以專征之寄曷克有濟易曰師貞丈人吉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懷萬邦也臣實庸愚不知戰陣誤蒙聖明委任以蟲負山恐辱寵命晝夜憂思期少補報而不可得然非敢自謂臣之材能足以辦此蓋強敵憑陵據我門戶征之則速而利在於上不征則遲而禍及於遠深根固本之圖不可不豫爲之所也伏乞特敕廷臣議擬公舉文武兼資大臣一人前來專統其事脫不以臣爲卑鄙亦



使備役行陣參協其議雖竭膏骨所不敢辭但慮非所長也仍乞戶部堂上官一員專理芻餉兵部司官二員稽查軍馬又乞簡差科道官各一員前來於選將練兵厲器牧馬等項有所督責比臨期紀驗功次而各鎮撫按實相成之凡本省鄰省布按司府等方面官員公忠而有才識者亦聽委用如此則集眾美立成器而敵不足滅矣

六曰足芻餉夫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蕭何給饋餉漢高帝所以破強楚李牧日擊牛饗士而強敵大破遠遁今擬蒐套之兵摘選馬軍六萬人馬六萬匹山東槍手二千名及將領等廩給諸費其約銀

二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然此經常之費語其大略也  
師行千里風雨罷勞敵愾禦侮存亡攸繫不有厚賞以  
結之於先安望得其死力於鋒鏑之下故必豐其衣食  
以壯其力多積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法以威  
之兵有關志將以增氣雖數萬眾合爲一心有守必堅  
有戰必強平敵之期斯可卜也賞犒之類約需銀十餘  
萬兩總計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可給一征之費  
比宣大山西每歲客兵之需京運銀一百四十五萬兩  
今陝西於年例防秋之外亦捐此客兵之數以充復套  
三年之費非甚難集不然准折每歲餘鹽銀兩不下七  
八十萬以此供億尤屬相應乞發帑銀四十萬兩付總

理糧儲大臣督同延綏陝西寧夏三巡撫處豫爲會計  
召買聽候行軍之費其中十萬兩作爲犒賞之需外更  
多備買馬價銀不許別項移借仍令豫備輜重待時而  
行則食足兵強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矣

七曰明賞罰兵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又曰賞  
不逾時罰不遷列故勲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  
雖分毫不與昔孫武斬宮嬪而吳兵可用穰苴誅莊賈  
而軍士股栗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  
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我皇上明罰敕法令甲昭然有  
邊功者特加陞賞而失事將領卽械繫誅譴可謂勸懲  
之公矣然臣思之邊方失事豈獨將帥之罪哉蓋以承

平日久戎務漸隳紈袴之子罔知兵革已失統馭之術  
三軍之士習於驕怯夫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敵  
故聞鼓不進聞金不退積習之弊非一日矣臨陣退縮  
逗留失事無怪乎其然也至於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  
弊夫以一首級而羣數十人爭之在己旣不免於傷殘  
且縱敵不追而投閒抵隙反爲敵所擠者往往皆是也  
請申明禁令凡有衝鋒破敵者雖無首級定爲首功而  
爭搶首級者與凡退縮觀望買賣冒奪者之徒繩以重  
法罪至於死必戮之以徇眾務俾畏我而不畏敵雖赴  
湯蹈火莫之敢違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此之謂也然欲  
得人之死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況玩愒之餘眾心渙

散迫之以威則離循而拊之三軍之士溫如挾纊臣請  
給發帑銀之外詳著條款示以賞罰必信之意庶使人  
心知所趨避夫有賞以誘之於前有刑以驅之於後則  
士卒感恩而畏威有勇而爭奮矣

八曰備長技漢書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  
軍相爲表裏斯爲萬全之術今敵之長技不異於昔時  
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五者乎臣不得而知也  
欲求相爲表裏殆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於火器蓋天  
之所以保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  
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安望其有摧擊之功乎臣昔  
提督山西三關嘗造蓋口礮毒火飛礮具式奏請伏蒙

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造比年禦敵賴焉今秋於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強敵故來降人口云敵人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蓋口礮六千位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槍二萬根長槍二千槍生鐵炸礮十萬個焰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包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楯架相爲表裏庶可摧折強敵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閒如飛礮硝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備具防邊可矣但或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於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

燬裂留以別用各有所長若曰神機不可外造盜甲神槍等器原爲私藏著例也而蓋口礮長短鐵銃律條旣無該載而實爲籌邊破敵之公器伏乞敕部不以爲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撫鎮官於山陝等處置造以爲復套之資葢成造而後教演服習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不然敵技精強我軍莫恃萬全之功未可必也

疏入得旨敵據河套久爲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生靈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敵復套爲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爾部裏許久方纔題覆迄無定見還著督同各邊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

方略這邊牆千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著就要害處修築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不許浪費

重論復河套疏

嘉靖二十六年

臣按鎮撫諸臣勘議復套事宜所見略同然輾轉因循之懷閒亦不能無也臣奉欽依有參酌之責敢不悉心吐露以爲聖明告乎夫河套之復預有天下之大機惟在審天下之大勢以起天下之積痿庶幾文武全功帝王大業可運諸掌矣何謂大勢夫河套者西北之樞全陝之喉吭也三代秦漢並列中原迨我皇明盡入版圖



顧承平日久武備寢疏敵因竊據漸致繁衍蓋人畜之  
孳息者既蕃而擄掠中國男婦又眾以此穹廬四望勢  
益盛強遂爲門庭勍敵貽中國之患出套而東則宣大  
三關受其害畿甸爲之震恐西則甘肅蘭靖蒙其毒洮  
岷爲之戒嚴入套而南則全陝延慶等處無不遭其侵  
掠舉耳目之所睹記如嘉靖十九等年以迄於今山陝  
遼薊之間殺掠人畜無慮百數十萬蓋敵處其便中國  
失其險不有以制之則益起敵人輕侮之心將來禍患  
不可勝道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極重不可反此憂國  
者之所當審也何謂大機夫有非常之材而後能建非  
常之業敵時剽掠經略未遑不惟狃於治安之可恃抑

亦贊襄者之無其人是以敵人猖獗至此今皇上文德武功丕昭無外敬天恤民憂勤不息故嘉納復套之奏卽下之臣等具上方略頃者三邊風動我師氣倍而強敵且畏遁矣誠使忠計之臣不懈於內謀勇之將忘身於外復此舊壤以除禍階郡縣其地而守之有方豈止百年無事耶是河套一復非惟廣地實輦皇圖遠邁百王近配二祖惟聖明有可致之資爾故曰天下之大機夫知其機審其勢亦爲之而已矣禦戎之臣猶懷觀望甲可乙否鮮能振勵使臣愚建白之意孤危莫遂遷延不決者夫豈無其故哉良由畏懦之徒嬰痿痹之疾恣智巧之說膠結人心已非一朝一夕雖忠臣義士亦不

能不爲其所惑此不可以不辨也凡邊方撫輯之事付之於文職戰陣之事付之於武職而又擇大臣以總督之朝廷制敵亦慎重矣奈何將官每出於參養罔知夫忠義遇賊不戰擁兵自保虛張聲勢欺罔上下惟冀身家之無恙不念宗社之安危父祖子孫由兄傳弟凡在邊官襲此虛套遂使敵勢猖狂無所忌憚而文職諸臣坐守城堡莫辨真僞一唱百和遠邇同聲始則邊徼之飾辭終成朝野之通患遂信以爲敵強真不可抗彼此戒懼惟謹備之爲尙而猶不能免焉是使中國武勇邈焉無聞士卒見敵不匿則潰此其病痿之原也或曰套地險要固當復也但我兵少又素脆弱終難與敵也夫

兵貴精不貴多也中國不患無兵而患不練兵誠使各處巡撫兵備等官於糧餉器甲之具與鼓舞綏輯之方各修其職總副參游等官於科剋冒占之弊與愛撫操習之規知所戒勉則所在兵可使勇且知向義何敵之不可破哉昔周瑜以三萬之眾破曹瞞百萬之師李靖定襄之捷以三千而破突厥十萬眾寡強弱豈有常形耶惟在善將者馭之而已或曰九邊之守歲費已極若加復套尤爲不貲財力殫極將奈之何夫成大事者不計小費不一勞者不永逸此定理也卽以宣大三關言之客兵歲費百五十萬今事併守然亦歲常百二十萬直以百年爲準須錢穀萬萬猶未已也若復套之費不

過宣大一年之費其屯守修築不過再倍三倍事已集矣套地既復則郡縣其地將來賦稅足供三邊之用地闢民聚有裨中興之大業所謂大事者在此而小費豈足恤哉今臣習夫火攻之法助以槍箭之長攷察地利攻以車陣馬步相兼水陸並進欲進敵莫能禦欲止敵莫能據內有聯束之堅外無衝突之患加以斥堠嚴明賞罰必信雖三千之士可當敵萬騎兵志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致人而不致於人庶其近之或曰套誠復矣全陝之地可免敵患敵既無巢侵掠不免獨不多宣大之憂乎此不知中原一體之勢而秦越視天下之說也夫敵之所以侵軼無忌者爲其視中原之無人也若

果奮其武勇逐之河外挫衄之餘駢喙自遠其敢以一  
河之隔而復肆猖獗耶蓋虎豹在山藜藿不採其勢則  
然況宣太諸邊自有防禦之兵初非挈彼以守此也凡  
此皆方今之痿漸成大腫賈誼所謂一脛之大幾如腰  
一指之大幾如股者正此之類臣恐羣痿弗瘳有誤大  
計故不敢隱默若此漢有謀臣曰晁錯者議削諸侯地  
蘇洵曰晁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  
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敵人之強不減  
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直以苟  
免於身之爲幸鮮有不以臣爲愚者惟聖明辨之於早  
斷之於獨審其勢運其機以起夫天下之沈痼而已

疏人得旨兵部定了來說

都督張東瀛先生元勳

明史列傳張元勳字世臣浙江太平人嗣世職爲海門衛新河所百戶沈毅有謀值倭警隸戚繼光麾下有功進千戶從破橫嶼諸賊屢進署都指揮僉事充福建游擊將軍隆慶初破倭福安改南路參將從李錫破曾一本進副總兵五年春擢署都督僉事代郭成爲總兵官鎮守廣東惠州河源賊唐亞六廣州從化賊萬尙欽韶州英德賊張廷光劫掠郡縣莫能制明年元勳進勦斬馘六百有奇亞六等授首餘黨悉平肇慶恩平十三村賊陳金鶯等與鄰邑苔村三巢賊羅紹清林翠蘭譚權

伯藤峒九逕十寨賊黃飛鶯邱勝富黃高暉諸可行黃朝富等相煽爲亂故事兩粵惟大征得敘功鵬勦不敘故諸將不樂鵬勦總督殷正茂與元勦計令鵬勦得論功諸軍爭奮正茂又密遣副將梁守愚游擊王端等屯恩平若常戍者掩不備斬翠蘭等生禽紹清權伯以獻其諸路鵬勦者效首功二千四百有奇還被掠子女千三百餘人生得金鶯惟高暉等亡去元勦逐北至藤峒又生獲勝富可行朝富等八十人部將鄧子龍等亦獲高暉飛鶯三巢十寨十三村諸賊盡平餘悉就撫惠潮地相接山險木深賊首藍一清賴元爵與其黨馬祖昌黃民太曾廷鳳黃鳴時曾萬璋李仲山卓子望葉景清



曾仕龍等各據險結砦連地八百餘里黨數萬人正茂  
議大征會金鶯等已滅諸賊頗懼廷鳳萬璋並遣子入  
學祖昌景清亦佯乞降正茂知其詐徵兵四萬令參將  
李誠立沈思學王詔游擊王瑞按上文游擊王瑞疑  
卽一人端謬作瑞耳等  
分將之元勳居中節制監司陳奎唐九德顧養謙吳一  
介監其軍數道並進賊敗乃憑險自守官軍遍搜深箐  
邃谷間而元勳偕九德追亡至南嶺一日夜馳至養謙  
所擊破李坑生得子望等明年破烏禽嶂仕龍阻高山  
元勳佯飲酒高會忽進兵擊禽之先後獲大賊首六十  
一人次賊首六百餘人破大小巢七百餘所禽斬一萬  
二千有奇帝爲宣捷告郊廟進元勳署都督同知世廕

百戶元勳復討斬餘賊千三百有奇撫定降者巨寇皆靖潮州賊林道乾之黨諸良寶旣撫復叛襲殺官軍掠六百人入海再犯陽江敗走乃據潮故巢居高山巔不出戰官軍營淤泥中副將李誠立挑戰墜馬傷足死者二百人賊出掠而敗走巢固守元勳積草土與賊壘平用火攻之斬首千一百餘級時萬厯二年三月也捷聞進世廕一級遺孽魏朝義等四巢亦降尋與胡宗仁其平良寶黨林鳳惠潮遂無賊其冬倭陷銅鼓石雙魚城元勳大破之儒峒俘斬八百餘級進秩爲眞五年從總督凌雲翼大征羅旁賊斬首萬六千餘級進都督改廕錦衣尋以疾致仕卒於家元勳起小校大小百十戰威

名震嶺南與廣西李錫並稱良將按李錫歙人世新安衛千戶隆慶六年以征蠻將軍代俞大猷鎮廣西萬縣六年卒官贊曰李錫張元勳首功甚盛而不蒙殊賞武功所由不競也

太平縣志張元勳字世臣號東瀛其先本北直東安人世襲海門衛新河所百戶沈毅有謀從戚繼光破橫嶼倭進署都指揮僉事充福建游擊將軍隆慶初破倭福安改南路參將從李錫破曾一本累進副總兵五年代郭成爲總兵官鎮守廣東惠州賊唐亞六等劫掠郡縣元勳進勦亞六等授首肇慶恩平賊陳金鷺等與鄰邑苔村藤峒諸賊相扇爲亂元勳與總督計令鵬勦得同大征敘功諸軍爭奮又密遣副將梁守愚等屯恩平掩

其不備遂生得金鶯而餘賊黃高暉等亦以次擒獲諸路悉平惠潮接壤賊首藍一清賴元爵馬祖昌等各據險結砦連地八百里黨數萬人會金鶯等滅佯乞降元勳知其詐督參將李誠立沈思學等分路進勦自居中節制追亡至南嶺一日夜馳至擊破李坑生得賊卓子望等明年破烏禽嶂賊曾廷鳳等阻高山元勳佯飲酒高會忽進兵擊擒之前後獲大賊首六十一人次賊首六百餘人破大小巢七百餘所進都督同知世廕百戶潮賊諸良質旣撫復叛犯陽江據高嶺不出戰元勳積草土與賊壘平用火攻之斬首千餘級遺孽魏朝義等四巢亦降惠潮遂無賊其冬倭陷銅鼓石雙魚城大破

之於儒嗣萬厯五年大征羅旁猺浪等洞蠻搗平賊巢  
五百六十餘處拓羅定一州東安西寧兩縣特賜蟒玉  
追封三代皆正一品蔭一子錦衣衛千戶三子海門衛  
指揮尋以疾乞休進上柱國光祿大夫以少保兼太子  
太保中軍都督府左都督致仕建坊新河與妻楊氏後  
先卒皆賜祭葬公初定八閩再平五嶺身歷三朝寵遇  
日渥既死與大司馬汀公血食羊城至今有禱輒應云  
蔡按明史以公與俞大猷戚繼光劉顯李錫合傳惟  
繼光傳言已加太子太保錄功加少保而諸傳皆無  
此文贊又言公不蒙殊賞似未有孤卿之號也縣志  
所言不知何本

又按浙江通志据湯斌所爲傳卽明史之初槩所載  
皆與史同而節略焉故不錄

台學統卷五十三

台學統卷五十四

黃巖王

蔡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一

丹徒尉項子遷先生斯

赤城志項斯郡人字子遷按張爲唐詩主客圖有清奇雅正升堂項斯之語擢進士第官至丹徒尉張洎集序作江東

唐書楊憑傳憑與弟凝凌皆有名凌子敬之字茂孝愛士類得其文章孜孜玩諷人以爲癖雅愛項斯爲詩所至稱之繇是擢上第斯字子遷江東人



錢易南部新書項斯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斯明年上第

兩浙名賢錄項斯字子遷台州人會昌二年進士及第爲丹徒尉卒官斯於寶元

當作寶厯

開成之際聲價特甚楊

敬之雅愛其詩所至稱之所謂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者是也斯有詩集行世水部張庠序之庠以斯爲江東人

光緒仙居志項斯字子遷邑東鄉人

今地名項斯坑

會昌四年

登進士第授潤州丹徒縣尉卒於官初楊敬之在江西

愛士類斯以卷謁之敬之苦愛其詩所至稱之又贈以詩有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之句由是顯名遂擢上第時吳中張水部籍爲格律詩工於匠物字清意遠天下莫能窺其奧寶厯開成之際斯聲價籍甚特爲籍所知賞故其詩格頗與籍類鄭少師薰云項斯逢水部誰道不關情又張爲唐詩主客圖有清奇雅正升堂項斯之語有詩集一卷載席啟寓唐詩百名家全集南譙張洎序唐書楊憑傳赤城志南部新書三學寺碑項斯詩集序南譙張洎述吳郡席啟寓唐詩百名家全集

項斯字子遷江東人也會昌四年左僕射王起下進士及第始命潤州丹徒縣尉卒於任所吳中張水部爲格

律詩尤工於匠物字清意遠不涉舊體天下莫能窺其奧唯朱慶餘一人親授其旨沿流而下則有任蕃陳標章孝標倪勝司空圖等咸及門焉寶厯開成之際君聲價籍甚時特爲水部之所知賞故其詩格頗與水部相類詞情妙而句美麗奇絕蓋得於意表殆非常情所及故鄭少師薰云項斯逢水部誰道不關情又楊祭酒敬之云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自僖昭已還雅道陵缺君之遺句絕無知者慮年祀浸久沒而不傳故聊序所云著于卷首

按席氏所刊項集凡五律七十六首七律十一首五

絕二首七絕三首五言長律四首共詩九十六首此外全唐詩尙有五七律各一首安州詩錄有五絕二首刻錄有七律一首

遺詩

共百餘首今錄十八首

送歐陽袞歸閩中

秦城幾年住猶著故鄉衣失意時相識成名後獨歸海  
秋蠻樹黑嶺夜瘴禽飛爲學心難滿知君更掩扉

按結句深

得朋友規勸之義

題令狐處士谿居

白髮已過半無心離此溪病嘗山藥徧貧起草堂低爲  
月窗從破因詩壁重泥近來常夜坐寂寞與僧齊

蒼梧雲氣

何年化作愁漠漠便難收數點山能遠平鋪水不流  
連湘竹暮濃蓋舜墳秋亦有思歸客看來盡白頭

宿胡氏溪亭

獨住水聲裏有亭無熱時客來因月宿牀勢向山移  
鶴睡松枝定螢歸葛葉垂寂寥猶欠伴誰爲報僧知

送華陰隱者

往往到城市得非徵藥錢世人空識面弟子莫知年  
自說能醫死相期更學仙近來移住處毛女舊峰前

留別張郎中

全唐詩鈔作別張水部

省中重拜別兼領寄人書已念此行遠不應相問疎子

城西竝宅御水北同渠要取春前到乘閒候起居  
病中懷王展先輩在天台

枕上用心靜唯應改舊詩強行休去早暫臥起還遲因  
說來歸處卻愁初病時赤城山下寺無計得相隨  
邊州客舍

開門不成出麥色徧前坡自少詩名在如今白髮多經  
年無越信終日厭蕃歌近寺居僧少春來亦懶過  
邊游

古鎮門前去長安路在東天寒明堠火日晚裂旗風塞  
館皆無事儒裝亦有弓防秋故鄉卒暫喜語音同  
遠水

渺渺浸天色一邊生晚光闊浮萍思遠寒入雁愁長北  
極連平地東流卽一作南流接故鄉扁舟來宿處髣髴似瀟  
湘

寄坐夏僧

坐夏日偏長知師在律堂多因束帶熱更憶剃頭涼苔  
色侵經架松陰到簟牀還應煉詩句借臥石池旁

華頂道者

仙人掌中住生有上天期已廢燒丹處猶多種杏時養  
龍於淺水寄鶴在高枝得道復無事相逢盡日基

荊州夜與友親相遇

山海兩分歧停舟偶似期別來何限意相見卻無辭坐

永神疑夢愁繁鬢欲絲趨名已遲晚此去莫經時

途中逢友人

長大有南北山川各所之相逢孤館夜共憶少年時  
爛醉百花酒狂題幾首詩來朝又分袂後會鬢應絲  
落第後歸覲喜逢僧再陽

相逢須強笑人世別離頻去曉長侵月歸鄉動隔春  
見僧心暫靜從俗事多屯宇宙詩名小山河客路新  
翠桐猶入爨青鏡未離塵逸足常思驥隨羣且退鱗  
宴乖紅杏寺愁在綠楊津羞病難爲藥開眉懶顧人

宿山寺

栗葉重重覆翠微黃昏溪上語人稀月明半寺客初到



風度閒門僧未歸  
山果經霜多自落  
水螢穿竹不停飛  
中宵能得幾時睡  
又被鐘聲催著衣

山行

青櫪林深亦有人  
一渠流水數家分  
山當日午回峰影  
草帶泥痕過鹿羣  
蒸茗氣從茅舍出  
縹絲聲隔竹籬聞  
行逢賣藥歸來客  
不惜相隨入島雲

贈別

魚在深泉鳥在雲  
從來只得影相親  
他時縱有逢君處  
應作人閒白髮身

拾遺孫希韓先生邵

兩浙名賢錄孫邵奉化人

按當云樂安人

自幼負氣岸博學高

才唐末爲左拾遺朱溫纂唐著春秋無賢臣論卽脫冠  
裳服布衣超然肥遯養晦林泉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  
示不臣之義

光緒僊居志孫郃字希韓登乾寧四年進士第好孟荀  
揚之書學韓愈爲文仕至校書郎河南府文學累遷左  
拾遺朱溫篡唐著春秋無賢臣論卽脫冠裳服布衣超  
然肥遯養晦林泉著書紀年悉用甲子所著有才名志  
若干卷孫子文纂四十卷孫氏小集三卷文格二卷郡齋讀書記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浙江通志按通志云奉  
化人赤城志云方干詩前後序皆云樂安人按樂安今  
仙居也

遺書

才名志

浙江通志作四明郡才名志引朱高僧傳樂安孫邵著据此則邵本樂安人或後遷四明奉化也

文格二卷

見宋史藝文志文史類及崇文總目

孫氏小集三卷

見唐宋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

文纂四十卷

見郡齋讀書志

別本文纂一卷

見文獻通考蓋後人刪節之本也

遺文

春秋無賢臣論

全唐文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五等之下臣爲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爲人子之道孝於父者必欲父

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欲諸侯忠於天子則上下有序康父四方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強諸侯是弱祖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辜恩遂使姬周削弱祀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玷毀孔之惡於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能陰隲下民降大聖以爲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奔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世不知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狄之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

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怪謂春秋亂世豈不誠然於時人不堪命何耶無賢臣也

予謂

當作爲

此論警眾士大夫多稱之遂聞謾謾謾謾

微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傳則有難僕曰春秋豈乏賢者子謂之無激之耶鮮之耶柰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小貞耳蓋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白子謂此論以下本連上

爲一篇今以文理審之此乃跋語故另行低一格以別之

王應麟曰孫邵論春秋無賢臣蓋諸侯不知有王其

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方元英先生傳

全唐文

按此傳似未全蓋節錄本也

先生新定人字雄飛章八元卽先生外王父也廣明中  
和閒爲律詩江之南未有及者始謁錢塘守姚公合公  
視其貌陋初甚侮之坐定覽卷駭目變容而歎之先生  
一舉不得志遂遁於會稽漁於鑑湖與鄭仁規李頻陶  
詳爲三益友弟子宏農楊弇釋子居遠及卒弇編其詩  
請舍人王贊爲序贊序曰張祐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  
起之室云

遺詩

古意二首

屈子生楚國七雄知其才介潔世不容跡合藏蒿萊道  
廢固命也瓢飲亦賢哉何事葬江魚空使後人哀

魏禮段干木秦王乃止戈小國有其人大國奈之何賢  
哲信爲美兵甲豈云多君子戰必勝斯言聞孟軻  
春日早朝

三巖望仗正徘徊曙色盈盈正殿開青瑣侍香扶日出  
紫雲護闕擁山來班聯鵷鷺僊官舞影動龍蛇淑氣催  
禁秘天顏常咫尺小臣願進萬年杯

長信宮

一從同輦辭君寵已分齊紈賦妾詩別院花紅休悵望  
亦曾開在阿嬌時

知州楊公濟先生蟠

宋史文苑傳楊蟠字公濟章安人也舉進士爲密和二  
州推官歐陽修稱其詩蘇軾知杭州蟠適通判州事與  
軾倡酬居多平生爲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

按東都事略亦作章

安人

赤城志人物門慶厯六年楊寘榜進士楊蟠臨海人字  
公濟歷通判杭州終知壽州按國史章安人章安今臨  
海蟠文號章安集必不誤而登科記乃稱杭人臨川集  
有金華縣君吳氏志又云蟠父徽始去麗水爲錢塘人  
夫旣爲錢塘人必不應又爲杭倅或者本籍麗水後徙  
錢塘或又自錢塘徙章安也

蔡按漢時章安縣兼有台溫處三州地蟠本籍麗水



故稱漢縣以名其集宋時仕宦不避本籍故杭人得爲  
杭倅也自國史誤作章安人而赤城志因之改爲臨海  
人今姑錄之  
而附辨於此

王直方詩話楊蟠字公濟嘗爲蓴菜詩云休說江東春  
日寒到來且覓鑑湖船鶴生嫩頂浮新紫龍脫香鬚帶  
舊涎玉割鱸魚迎刃滑香炊稻飯落匙圓歸期不待秋  
風起漉酒調羹任我年時人以爲讀其詩不必食蓴菜  
然後知其味也

按任我年宋詩  
紀事作似去年

後山詩話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  
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量四至

泊宅編楊蟠宅在錢塘湖上晚罷永嘉郡而歸浩然有  
掛冠之興每從親賓乘月澤舟使二笛婢侑樽悠然忘

返沈注贈一闕有曰竹閣雲深巢虛人闕幾年湖上音  
塵寂風流今有使君家月明夜夜聞雙笛人容其清逸  
温州府志楊蟠字公濟章安人紹聖二年以承議郎知  
温州視民如子立石儀門勒前守劉述勸民五事按劉  
和中知温州以五事教民曰孝義定城中三十六坊在  
務學謹身勤力蓄積民咸化之任二年民愛若父母每風日妍麗老稚必問曰太守出  
游否其得民心如此去任民攀轅不忍別著有後永嘉

百咏

按宋史藝文志楊蟠詩二十卷今亡

台州札記歐陽文忠集有讀楊蟠章安集詩云蘇梅久  
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臥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  
月與春風蘇東坡集有和楊公濟梅花詩前後二十首

按楊公濟詩爲歐陽公所稱許與蘇東坡相倡和則其所造可知矣然考溫州府志則公濟實爲循吏非徒詩人也乃國史疏略使前賢事蹟湮沒不彰而遺集散亡又無以考見政事文章之美可勝慨哉

遺詩

陪潤州裴如晦學士遊金山回作

宋文鑑

世上蓬萊第幾洲長雲漠漠鳥飛愁海山亂點當軒出  
江水中分繞檻流天遠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  
迴船卻望金陵月獨倚牙旗坐上頭

時燕堂

在高郵州治東眾樂園蟠爲守時建

高郵州志

吏隱孟城九十旬豐年日日是佳辰賦成席上猶飛雪

歌動梁閒已落塵此地誰爲愛酒伴他時儻憶種花人  
五壇芍藥齊教放何處揚州更覓春

練光亭

丹陽縣志

寒光萬頃澹高秋粉壁朱闌仁客愁晚日蕭蕭聞落葉  
晴天厯厯數飛鷗煙橫絕島疎難掩月在平波瑩不流  
懷抱未忘知有處且和風笛醉滄洲

遊松江

蘇州府志

帆落帆開兩渡頭洞庭木葉擾離愁青山帶日低平野  
白浪隨風過別洲月靜沙寒知雁宿雲深水暖羨魚遊  
畫橋隱隱橫天漢人度空中影倒流

錢塘江上

以下咸清臨安志

一氣連江色寥寥萬古清客心兼浪湧時事與潮生路  
轉青山出沙空白鳥行幾年滄海夢吟罷獨含情

東岡隋眞觀法師塔

東岡人不識野寺在樵漁落葉年年滿春風爲掃除  
楊梅塢

夏日紅相照天晴塢自開襄陽多稚子摘贈故人來  
西溪

爲愛西溪好長憂溪水窮山源春更落散入野田中

去郡後作

以下温州府志

爲官一十政宦遊五十秋平生憶何處最憶是温州思  
遠城南曲西岑古渡頭綠觴春送酒紅燭夜行舟不敢

言遺愛唯應念舊遊  
憑君將此曲寫寄謝公樓

登孤嶼

把麾何所往海上有名山  
潮落魚堪拾雲低雁可攀  
一城仙島外雙塔畫圖閒  
當路誰知已天應賜我閒

贈仰孝子

名忻

思親廬墓隱西山竹屋蕭然月塢閒  
有道自高塵世外無心得共野雲閒  
姓名遠達邦符奏束帛榮霑帝澤頒  
不見孝廉人已久東嘉今喜識曾顏

永嘉詩

一片繁華海上頭從來喚作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幃繞畫樓  
是處有花迎我笑何時無月逐人遊

南湖宴賞爭標日多少珠簾不下鉤

後永嘉百詠

出門日已晚棹短路何長賴有風相送荷花十里香  
悠然已更樂知是鼎中餘有海尙可往慎毋重見漁  
池放生

七山如北斗城鎖幾重重斗口在何處正當華蓋峰  
山蓋華

寂寂綠巖畔相期無數人不知康樂後池草幾回春  
池春

雲引踏青客尋山西出城始知圖畫上今日有人行  
千年白鹿地今有佛樓臺昨日到山下銜花猶出來  
鹿瑞

山

相傳有五馬曾此立踟躇人愛使君好換鵝非俗書五  
坊馬

昨日折花者又隨蜂蝶來思量妨底事紅蕊續還開  
樂

會昌湖上客今已化爲塵一束青芻莫空思如玉人  
花蓮

謝公何所憶白日看雲眠忽夢惠連弟遂得春草篇  
西  
杳杳壁沈水亭亭珠在淵落潮流不去還向定中圓  
月海堂

海榕樹倒出皮榦亦輪囷或問壽幾許千年爲一春  
翠



軒

飛蓋出西郭正當新雨晴遙山已可數水落更分明

翠微亭

重重風日透花氣滿池塘誰把紅雲比紅雲無此香

紅雲閣

萍實祇如斗練江都熨開水清當自鑑無爲濯纓來浪滄

閣

山杪一泉迸俯窺臨日厓明珠不待拾自濺入人來

冷翠閣

委羽左經臣先生緯

姪譽

赤城志左緯黃巖人字經臣以詩鳴號委羽居士與許

少伊爲忘年友劉元禮周恭叔以兄事之其卒陳侍郎  
公輔以詩哭之有有德傳鄉里無金遺子孫之句子璠  
璵璵皆知名按璠字仲琰與弟璵璵號三左登紹興二  
十四年張孝祥榜進士終敕令所刪定官  
璵字次琰紹興二十七年特科終監御前軍器所璵字  
文琰登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榜進士爲賀正書狀官  
死於虜

委羽居士集序

南平黃裳冕仲撰

赤城集十七

赤城之南有左氏子焉不出仕常以詩自適慕王維杜  
甫之遺風甚嚴而有法自言每以意理趣觀古今詩莫  
能出此三字然考子之詩每以意明物不以物繫其意  
覽者宛轉而思之卒歸乎所賦使人意虛而志遠此亦  
得詩之要者耶然而援甫之詩離三字以指其體未能

遂屈吾論故爲之說曰意者理之所寓趣者志之所向  
大抵詩人之作感物以明志運才而遣意四者相須而  
後備特其所好者異其所造者有深淺遠近爾由是而  
之焉乃各有趣其爲趣也或之乎雅正平淡優游高遠  
或之乎清新俊逸豪華險怪各不同也然而尙理與意  
物爲之感才爲之用不役於才不累於物以人意抱天  
理其爲詩也來自夷曠感忽之閒可以動天地感鬼神  
與三代風雅頌並列而同奏此其至也才出人性之良  
能使之有約以文至理其爲詩也孰禦不然恃才以造  
意超中正傲平淡以作險怪瑰奇之語咀嚼少味終不  
足以經世惟杜甫兼數體似乎有道者然而精爽神妙

氣燄三者修真之士資以爲道而乃冥搜旁想靜與萬物相逐於無窮與物同盡借使得名於世不過一詩人耳可勝惜哉吾聞天上有白玉京之境黃老之有道者常游乎其閒仙籍焉子歸而求之上能奔逸絕塵立乎萬物之表下而有感所謂古今詩人百家之體子當肆筆而兼得之患弗爲爾區區三字不足以爲子道

左經臣工於詩而黃公序語乃專取存三守一之事以爲當學而謂盡力於詩者爲不足道也經臣聞是幡然將改所習昔所留意悉棄弗吝捨枝葉而趨本根亦豈道家之所獨貴乎聞而隨喜因題其後政和癸巳夏延平陳瓘書於丹邱寶城之南

余抵丹邱之三年左經臣攜黃公序見訪嘗爲跋其後  
今又兩年矣復持以相示余讀經臣詩編有招友人之  
句云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能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  
逸可翫味也老於世幻逝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警乎  
序所謂使人意虛而志遠非溢言也政和乙未三月廿  
八日延平陳瓘題

觀黃公之序則知經臣之詩六義之雋也余謫居臨海  
黃巖丞盛元敘錄經臣所爲詩數十百章示余覽之不  
釋於手及披黃福州序因書其後乙未三月廿五日山  
陰石公彌題

泰山孫伯野嘗見經臣避寇古律詩擊節稱歎曰此非

今人之詩也若置之杜集中孰能辨別余謂非惟避寇  
諸詩爲然大抵句法皆與少陵抗衡如會姪一大篇自  
天寶以後不聞此作矣橫塘許景衡書

荆溪林下偶談陳了翁喜左經臣一別又經無數日百  
年能得幾多時之句以爲非特辭意清遠可玩味也老  
於世幻逝景迅速讀之能無警乎然此乃古人已道之  
句戴叔倫寄朱山人云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杜荀  
鶴送人遊江南云能禁幾度別卽到白頭時但經臣語  
尤婉而不迫爾漁隱叢話載劉义落葉詩返蟻難尋穴  
歸禽易見巢左經臣亦有落葉詩巢禽先覺曉穴蟻未  
知霜意同而工又過之

雜錄

橫塘集

瑞安許景衡少伊著

紹聖中官黃巖尉

次經臣見寄韻

召節來金闕扁舟望石門  
家山秋渺渺煙水暮昏昏  
竟失臨分約徒傷遠別魂  
殷勤謝池月相對宿江村

次韻經臣見贈

犬羊無故事喧爭惆悵中原失  
太平天上風雷方鼓動  
人閒草木已欣榮  
共懷前日千齡過  
誰使蒙塵萬里行  
淚眼時時望滄海  
百川渺渺向東傾

寄左經臣

二年南邑好相看  
誰道忘形最較難  
別去光陰驚倏忽

春來書信喜平安如何柳市多時住不向橫塘一笑歡  
節物慳人詩興懶多應閒處凭闌干

送黃巖宰李彥侯

委羽人物已仙去陳迹風流猶至今隱吏向來慚懶散  
令君此去好追尋春歸山奧千里雪霜後園林三寸金  
況有左生詩句好一樽端爲伴高吟

按九峰寺俗名山  
奧寺其地時多梅

花故  
云

給事集

永嘉劉安上元禮著

和少伊同左經臣湖上作

共訪招提去輕舟漾晚風水光雲影裏山色酒尊中邊  
戍今休卒吾生免轉蓬茲游惜不與猶喜一篇同



和左經臣見過

爲愛端居上郡章里閭何幸得徜徉買田郭外春耕早  
築室湖濱野趣長且把舊書遮病眼了無塵事擾中腸  
故人訪我留住佳句應笑年來兩鬢蒼

遺詩

見天台集赤城詩集

會姪譽

憶昨宣和末羣兇聚草莽

仙居山名兇一作寇

一朝邏巡尉州縣

皆惶惶居民棄家走老稚紛搶攘我時遭劫逐與子空  
相望及茲建炎始叛卒起錢塘初聞殺長吏尋亦及冠  
裳死者不爲怪生者反異常子在賊園中不知存與亡  
出處雖異域貼危兩備嘗骨肉非不親急難各自當回

思見賊日豈謂免殺傷安知出深壁猶得還故鄉爭言  
不死狀失聲驚四旁餘生偶然遂萬事皆可忘會我試  
新秣放懷坐中堂庭梧露躋碧砌菊花催黃年華意未  
晚蟋蟀已近牀對此復何時五觴至十觴歌曲咽寒月  
舞袖破夜霜豈無少年態一醉乃爾狂此徒爲酒使酒  
力安得長鎧影照鬢髮百憂在衷腸干戈時未息盜賊  
勢益張與子歸何處相看兩茫茫

避賊書事十三首

兇賊意何慘殺人焚其廬我命雖僅免我家已爲墟譬  
如巢南鳥巢破不得居朔風吹黃草飛去將何如

生長城市閒吾其患驅逐賊火俄漲天舉家如奔鹿入

山恐不深但冀免殺戮賊平無所歸獨倚青松哭  
懷寶恐吾累蔽形何可遺囊衣入山谷勢急還棄之及  
至出山日秋風吹樹枝免爲刀兵鬼凍死宜無辭  
賊來屬初夏逃去窮幽荒山深松蘿密野曠草木長蟒  
蛇大如樹見我不忍傷賊固不如蟒害人無善良  
搜山輒縱火躡跡皆操刀小兒饑火逼掩口俾勿號勿  
號可禁止饑火彌煎熬吾人固有命困仆猶能逃  
十遷昧南北終歲在路歧霜堅齧我足風冽剝我肌艱  
難固其分衰老難支持白骨亂荒草百遷亦不辭  
東鄰有老人金玉富無敵惡賊一朝來棄之如瓦礫性  
命雖尙存見人無顏色老人自不思本爲大盜積

保城恃義兵誤事真可惜國家久昇平誰復覩鋒鏑一  
旦驅市人紛然冒矢石逢敵先棄戈罪之不可得  
妻兒共一區日夜謹相守遙驚白旗來不覺四散走汝  
死吾不知吾亡汝何咎隔林聞哭聲相見真成偶  
今我有三子欲謀分置之庶幾一子在可以收我尸老  
妻已咽絕三子皆號悲生離過死別不如還相隨  
妖賊本蒸民忽爾爲豬豚王師一日下割剝恣啗吞食  
盡固其所恐傷仁聖君招安俾復業亦旣不是人  
有女衣已穿顏色猶自好無食未幾時呦呦哭荒草問  
之誰家女低頭未忍道前山欲黃昏吾行不暇考  
嗟爾遊宦人彌年住京闕盡室寄東南一朝聞賊發道

路已不通音書多斷絕朔風滿長安日夜成華髮

避寇卽事十二首

兇賊起何暴數州俄見殘殺人空骨亂聞者爲心寒世  
治官軍怯城孤守吏難天兵何日到淚眼望長安

遙聞烏合輩數十破錢塘故是昇平久胡爲守備忘

一作

亡天誅初不暴賊勢尙云張作過古來有未宜憂我皇

避地遶天涯艱難兩鬢華逢人惟問賊有夢只還家幾  
處看楓葉今朝見菊花客衣寒更薄日暮在平沙

消息苦無定轉移難預言起看殘月色行遶亂雲根餓  
久百骸劣啼多雙眼昏天涯迷去路誰爲我招魂

草暗迷人迹山空答履聲夜眠溫石去朝爨束薪行骨

肉長嬉笑交朋每送迎回思無事日已恐是前生  
失所何遷次江湖信足行朝廷自多士天地只孤生已  
是無歸處何須問去程甘心委溝壑回首戀昇平  
移家入空谷十口墮荆榛猛虎欲當路怪禽如喚人死  
生吾有命幽獨自傷神泉石非無意微身愧隱淪  
轉徙不知處亂山逢掩局斷崖飛虺蜚枯木亂鷗腥蒼  
莽人煙滅黃昏鬼火青夜寒長欲泣安得壯夫聽  
寂寞空山裏黃昏百怪新鬼沿深澗哭狐出壞牆嘔小  
雨俄成霰孤鐙不及晨開門謝魑魅我是太平人  
借問今何所空山號白龍秋聲悽萬竅雪意黯千峰俛  
首燒殘葉披衣聽斷鐘生涯都付賊只有一萍蹤

按自龍山

在黃龍鼎  
東十里

無路埽妖氛  
掀髯倚碧雲  
草茅艱報國  
吠畝敢忘君  
民業稍云復  
賊巢猶未焚  
老臣筋力盡  
灑淚對三軍

太平無可議  
妖孽欲何求  
未足煩天討  
猶然假廟謀  
鷹揚誰敢抗  
鳥散類難收  
首惡聞猶在  
王師願小留

送許左丞至白沙爲舟人所誤

短棹無尋處  
嚴城欲蔽門  
水邊人獨自

一作非

沙上月黃昏

老別難禁淚  
空歸易斷魂  
豈知今夜夢  
先過白沙村  
聞角

頻催白日盡  
爲爾一歔歔  
壯士軍中老  
流人嶺外歸  
秋生邊樹暗  
月在隴沙微  
鐙火孤城閉  
蕭蕭黃葉飛

送僧歸天台

還尋流水去水極到天台時把碧雲句寄將黃葉來石  
門高賺雪溪塢曲藏梅貪看故山色不知春已回

送齊上人

往究一乘法期明諸祖鐙遠山銜落日空谷響殘冰離  
物心無染談經義有憑世人多頂禮爲是石橋僧

崇教寺

在寧海縣西二里

只把山爲界紅塵自此分竹窗吟聽雪苔石坐看雲意  
靜詩先到心清道亦聞深慙王許輩猿鶴舊同羣

紫翠軒

在黃巖丞聽東紹興五年丞趙子英建

試捲珠簾看青山有幾重崢嶸秋色老蒼莽暮煙濃未



辨清猿處遙知白鳥蹤藍田無此景痛埽只雙松

交翠亭

在寧海主簿聽右池南政和五年主簿洪皓建

地勝多喬木亭幽闕古墉春稍經雨合晚色過煙濃影落琴書徧聲穿戶牖重鸞棲應不久枳棘若爲容

九峰山

在黃巖縣東南三里中有半山菴菴前九峰環列下至溪則無所見

入山須判宿不宿漫區區泉脈尋還有蘭香嗅卻無杉高方見直石怪不成巖若到三潭頂歸時路更迂

摘星嶺

在寧海縣南二十五里

已知星可摘須信路皆通日影穿雲薄天形入水空遙看梁苑雪獨挹楚臺風指點中華地山河萬國雄

梅花

幾度尋春信空歸及暮鴉試搖枝上雪恐有夜來花望  
月穿深塢迎風立淺沙若同桃李發誰肯到山家

春晚

池上柳依依柳邊人掩扉蜨隨花片落燕拂水紋飛試  
數交遊看方驚笑語稀一年春又盡倚杖對斜暉  
招友人飲

入門相見喜還悲不免樽前細問之一別又經無數日  
百年能得幾多時後生袞袞皆成事吾輩栖栖亦可疑  
日暮東風吹鬢髮拍牀嘆道酒行遲

過人所居

試問春蠶第幾眠柳條如綫雨如煙池蛙相應昏昏月

海燕初歸漠漠天  
卒歲未妨資橘柚  
餘生應只付林泉  
他時卜宅如相近  
且種壕頭十畝蓮

壕頭在黃巖縣東南方山西

春日

嫩紅相逐上枝頭  
多少東風索我酬  
春色似人看易老  
年華如客去難留  
長因好景翻成恨  
只恐香膠壓得愁  
深放黃金爲酒盞  
一城飛絮已悠悠

次韻贈段德公

宦遊初謂江南好  
不道淹留十載餘  
官職任卑終做世  
俸錢雖少尙收書  
天台舊路思重借  
于浦同官忍獨疎  
縱使北□猶識路  
滄陽三徑近何如

次盛元敘遊九峰韻

恰恰鶯啼欲曉天  
喚人擔酒入林泉  
沿厓覓路僧先引  
選勝看山席屢遷  
心靜掉頭嫌鼓吹  
酒狂揮手弄雲煙  
日斜數點殘紅下  
芳草菲菲索醉眠

委羽山

在黃巖縣南五里

委羽不知何處是  
倩人扶上木蘭橈  
欲尋去路花梢密  
爭認行雲酒浪搖  
流水忽隨山腳轉  
洞天疑把杖頭挑  
逡巡不覺東風晚  
如一作殆有仙人弄玉簫

石新婦山

在臨海縣東南七十里

煙蘿爲髻霧爲巾  
獨立江邊經幾春  
無故被人呼作婦  
不知誰是畫眉人

正等院竹軒

在黃巖縣南二十里

山色重重鎖碧蘿更栽修竹在山阿老僧不識春頭面  
但見階前新筍多

送別

騎馬出門三月暮楊花無賴雪漫天客情惟有夜難過  
宿處先尋無杜鵑

天台道中

亂山深處是仙家海變桑田日未斜爲有慈親倚門望  
卻愁溪上見桃花

桃源洞三首

劉郎何用憶塵寰舊路重尋事已難古意飄零無處覓  
藤紫溪色上欄杆

浮杯石上坐多時手弄滄浪客思遲片片落花收拾看  
洞中疑有舊題詩

青山簇簇水灣灣洞戶應將玉鎖關飯罷出來紅日晚  
一聲雞大悟人閒

州判左與言先生譽

附

赤城志大觀三年賈安宅榜進士左譽臨海人字與言  
終湖州通判事見陳侍郎公輔所爲銘

林師點董將軍廟記熙寧中始開東湖欲毀其廟時衙  
校左良王者實監其役良玉無子其妻一夕夢神告曰  
能存吾廟當以判官爲汝子妻寤以語良玉廟遂不毀  
未幾果得子狀肖廟之判官大觀三年登進士第官至

湖州別駕名譽字與言卽其子也

玉照新志天台左君與言委羽之詩裔名重一時策名  
之後吟咏詩句清新嫵麗而樂府之詞好事者尤所爭  
先快覩承平之日錢唐幕府樂籍有名姝張芸女名穠  
者色藝妙天下君頗顧之如盈盈秋水淡淡春山堆雲  
翦水滴粉搓酥皆爲穠作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柳三  
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對俶擾之後穠委身於立勳大  
將家易姓章疏封大國紹興中左覓官行闕暇日訪西  
湖兩山閒忽逢車輿甚盛中覩一麗人褰簾顧君而顰  
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視之乃穠也君  
醒然悟入卽拂衣東渡一意空門

佛窟山昌國禪院新開塗田記院之檀越左朝奉郎通判湖州左君譽嘗爲之謀曰院北廿里有堰曰高湖岸之塗泥可田也左君旣亡而事不就

遺詩一首

洞霄宮

青山九鎖溪迴縈擎天一柱何崢嶸上同天目暎寥廓  
下開大滌通滄溟晉唐人物久寂寞天台石室蒼苔生  
虛皇臺高步虛冷仙科玉音神所聽自憐學道二十年  
此心久與青山盟竭來奉祠此山下媿無妙句如丹青  
木公金母吾未識且待松根生茯苓

洞霄詩集



台學統卷五十四